

魯
日
男
子

魯男子



真美善書店出版

一 白 鴿

那一天，正是二月下旬初春天氣的臨晚，一個像古堡一般的破舊獨宅基高牆外面，一片草芽初放黃裏帶嫩綠色的曠野，西邊地平綫上，堆著一座火山似的烏雲，正銜著一輪欲沉未沉的落日。

有一隻全身雪白兩隻似火般眼睛的鴿子，恰從那破舊獨宅基的巷門洞裏飛將出來，映著斜照的餘光，越顯得銀羽的醴潔，霞采的閃爍，一高一低忽起忽落地沿著田岸祇往前飛。

那鴿子後面，却跟著一男一女兩個孩子，嘻嘻哈哈祇向那鴿子飛的去向追；前面一個是男孩子飛快的奔，後面一個是女孩子氣喘吁吁地再也趕不上。

——哥哥，那女孩子在後面喊道，慢些，我來不得了。

——儘這麼快，男孩子且跑且答道，還趕牠們不上呢。妹妹，你如走不動，歇一會兒，讓我獨自去捉牠們回來罷。

那男孩子說着話時，已走到了四方的一片晒麥場上。看那方場的東首，橫着一條溪流，溪的兩岸，一色是半眠半起的楊柳，正垂著黃地的嫩絲，飄拂水面。

那孩子追的那雙白鴿，望見溪水便一直飛過溪的對岸，很快活地一齊落到淺灘上，正好洗牠們的晚浴。

男孩子追到溪邊，眼望着隔溪的鴿子，停住了腳祇是呆看。忽然回過頭來，見那方場的靠南一面，一溜排著三間草屋，亂磚冷疊的矮牆，左右兩間蘆編的窗，都關得嚴嚴的，當中兩扇粗木板門。那時正洞開著。門口蹲著箇四十來歲面黃皮瘦的老婆子，在那裏洗剝青菜，預備晚飯。屋裏一張小矮檯上，坐著箇十一二歲的小丫頭，手裏呼呼的搖著紡車。看那小丫頭，雖然赤著腳，蓬著頭，却生得眉清眼黑，鼻端正，另有一種討人喜歡的樣兒；知道外面有人瞧她，停了紡車，也對人望著微笑，不覺把那男孩子怔怔

的看出神了。

男孩子正怔間，不提防撲的一聲，半空中掉下一樣東西，打在鼻子上，不覺喫了一驚。

忽聽背後鶯聲嚶嚶的笑着說道：

——我怕哥哥跑得渴了，本帶著兩隻橘子，我一到這裏，就想遞一隻給你喫，不想一失手，倒打了你鼻子。哥哥你覺得痛嗎？

原來男孩子在呆看小丫頭的當兒，那女孩子也就趕到，見他兩眼釘著別人，不理會她的到，索性躲到他身後，故意扔着橘子嚇著他玩，此時又怕男孩子生氣，祇好謊說是失手打的。

男孩子揉了一揉眼睛，果見溪邊滾著箇橘子，一面伸手去拾，一面忸怩的答道：

——一點不覺得：沒有事：——就是痛了，也有這橘子來補我的苦。妹妹，你來！我們就在這楊柳樹下，坐一會兒，大家喫著橘子，看鴿子洗澡罷。

男孩子說著，就坐在一棵倒偃楊柳蟠曲的老根上，那女孩子也倒身半坐半睡，把頭

靠着男孩子胸前，閉著眼道：

——你讓我靠著靜一會兒，把喘的氣轉過來再和你喫橘子。

男孩子一頭望着水裏的鴿子，一頭說道：

——儘管在我膝上靜養一會兒。

對岸一雙白鴿，那時，正張開牠雪一般白的兩翅，拍浮在水面上，唼唼唼唼濺起浪花游泳了一會。然後棲上淺灘，啄尋食物。再飛在高岸邊，雄的嘴裏古古的叫著，祇在雌的身邊，來來往往打圈兒盤旋。雌的站在中間，動也不動，就不讓牠踏上背來。不一會，雄的走近雌的身邊，伸出蠟黃的喙，輕輕婉婉地替牠刷著沒晾乾的濕翎，雌的也回過頭來，慢慢地啄著雄的頸毛；漸漸地兩箇鳥喙相近了，彼此相互的咬著，彷彿接了箇靜默的長吻；真有說不像畫不出一種親暱的樣子。

男孩子看得有趣，不覺出聲喊道：

——啊！妹妹，你快看！牠們多麼要好，祇怕比我們昨夜還要快樂！

那女孩子在膝上，略抬了一抬頭，半睜著眼斜睨了一眼道：

——虧你還提昨夜呢。紋姑和綺姑祇爲每夜我們倆粘股糖似擠在一塊玩，老不肯睡覺，總要等到兩三點鐘，給大人們強逼着纔肯睡，因此紋姑作主索性叫我們蘇省得蘇省得不安靜。

——不差，我祖母還反對，男女兩個已漸漸長成了，叫他們常常一牀睡覺是不好的；紋姑說：『那什麼要緊？他們將來總歸要……』

女孩忙坐起來，拿起一支粉嫩的手，揪住了他的嘴道：

——不許你說。

男孩笑了一笑。

——安安靜靜的睡一牀，大人們說我們什麼呢？你偏不肯安靜的睡，三不管爬到一頭，鑽進我的被窩裏來。

——我只想和妹妹越親近越好！自己也不知道。

——睡在一頭，還是伸伸的不安貼。我怕你靠我一面的一條膀子，壓著不舒齊；我往常看見爺和媽同睡，我爺的膀子，總放在我媽的頸子底下，我也放你的膀子穿過了

的頸子；不想你爽性把我抱得緊緊的，連我的氣都喘不過來了。可是你的心，只管砰砰的跳得厲害。

——妹妹，男孩帶著很狡猾的神情笑問，你既然睡得不舒服，爲什麼不把我的膀子推開，翻過身去睡呢？

女孩伸過指頭，直指到男孩的鼻子上道：

——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人心！我怕你生氣睡不著，只管熬著讓你舒服，你倒說這些話。

——妹妹，男孩頓了一頓道，你的心，爲什麼和我一樣的跳？

——你怎麼知道我也跳呢？

——胸口貼着胸口，怎麼不覺得呢？

女孩臉上微微紅了一紅，還把頭倒在男孩膝上，癡癡迷迷仰著臉問道：

——真的，哥哥，我往常和我媽或是姊姊睡在一起，碰着身體總覺得有點兒肉麻，爲什麼和你睡，儘管挨得緊，但覺得甜迷迷醉醺醺地，另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。哥哥，

這是什麼緣故？

——我也不明白，只覺得夢裏也是香甜的。今天早上，纔是笑話呢。我們糊裏糊塗一覺睡到十一點鐘，要不是紋姑揭開帳子，哧哧一笑，只怕到這箇時候，還沒有醒哩。

——紋姑看見我們睡的樣子麼？女孩急問道，她怎樣說呢？

——她就爲看見我們睡的樣子，她纔笑著說！真像一對小……——呀！你不許我說……再不說……！咳！我們能永久過這種日子纔快活哩。

——還說永久呢。我纔聽媽說過，祖姑姑明後天要回城裏去了；你是不要緊，回到城裏，有的是堂房姊妹，表姊妹，陪着你玩，我呢？一個姊姊和我不大合式，叫我怎麼呢？——爽性你不來，不陪我玩這一箇多月倒好多。

她說著話眼圈兒紅了，禁不住明珠似的淚顆滾在臉上。男孩子也低了頭，一言不發，半晌纔說道：

——你說得我好難受；我雖然有些姊妹，雖然也常和她們玩，可是我的心，給她們在一起，和妹妹在一起，是兩樣的。妹妹若然不情願我和她們玩，我就永不和她們玩，

陪着你一樣的冷靜。

——你這話說到那裏去了！我只說我的苦，並沒有妬忌別人。你們天天在一塊兒的姊妹，我若然不許你和她們玩，我成了箇什麼人了。人家更取笑我們了。

她說的時候，聲音帶着哽噎，差不多哭了；男孩一面替她拭淚，一面說道：

——我身體不能給妹妹常在一塊兒，我的心是永遠不離妹妹的。——天爲什麼不叫你住在城裏呢？省得一年中十箇多月的相思，只換得一箇多月的快活。

女孩忽然舉起頭來，想到什麼似的。

——啊喲！我真鬧昏了。我正要告訴你一句話，不曉得真不真。剛纔慧中姊給我說「爹爹在城裏買了一塊地皮，要造房子，造好了就搬城裏住，你可以和我常……」不必說了，無非是那些打趣我的話。

——你知道在什麼地方呢？

——她也說起，在東門朝山……？——我忘了。

——噢！是朝山宮，給我們只隔一條街。既這樣說得有根底，定是真的。

——她還告訴我，造房子的時候，我爹爹要自己去監工，帶着我們先借住你家裏。

——這樣講，妹妹，你也用不着傷心了。從此我們可以一塊兒讀書，一塊兒玩耍，一塊兒……

他話猶未了，忽聽晒麥場上，人聲鼎沸，抬頭看時，忽然湧了來十多箇莊家模樣的人，有的掬了耜頭，有的拿了鏟子，有的拿了棘柴草繩，還有幾箇抬着幾塊石條，都呼哨著向那三間草屋前衝去，頓時把兩箇孩子嚇得失色，站了起來，抖抖地，呆呆地望著。

只見那些人，到了門口，都站定了。內中走出兩箇彷彿爲頭的人：一個是肥胖的五短身材，約摸四十來歲，蒼黑的匾臉盤，頰上貼一個小銅錢大的黑痣，豎起一簇黃毛，好像石縫裏鑽出霜後的枯草，倒掛式的濃眉，眼睛却和豬一般只留一條細縫，在那裏透出些怪光來，身上穿了粗藍布長衫，腳蹬雙梁的黑布鞋，頭帶毛毡睡帽；還有一個却比前面一個闊得多了，穿一件月白竹布長褂子，罩上元色洋緞的棉馬褂，脚上是杜做布綿鞋，頭頂著紅結了的西瓜帽，年紀不過三十歲，是個細長條子，狹瘦露骨的面孔。眉毛

壓著一雙三棱的眼睛，闊大的嘴唇裏罩出一付黑斑牙，倒像紅匡窗洞裏擠出的洒花布遮陽。

兩個人搖搖擺擺地踏進那草屋的板門，早把洗菜的老婆婆嚇得發抖了。

——啊喲喲！蕭地保老爺，湯催頭先生，你們領許多人鬧哄哄的到我們家做什麼？那矮胖的裝着比哭還難看的笑臉的先開口道：

——秦嫂嫂，先請你原諒。我們不是喜歡多事的人，也叫做沒法。今天的事，是汪市汪董事吩咐我們帶了許多人來打擾你的。汪董事說：那晒麥場東邊的一條浜，本是你田隣李根大的，被你霸占了好多年，現在要劃劃清界限了，所以叫我們來豎幾條界石，紮一溜籬笆，請你以後不要用那浜裏的水了。

秦婆子一聽這話頓時臉色變白，喊道：

——湯先生，這是什麼話？……

那一個瘦長的三棱眼裏射出凶光，槍說道：

——姓秦的，你放明白些，汪董事不是好惹的，你有多大胆子去刮虎鬚。老實說，

壓不下你這臭婆娘，我還能在這裏當地保！難道爲了你上縣裏去俟板子嗎？——喂！你們大家來，我們幹我們的，湯催頭，你不必給她講費話。

那些莊家人，本來都等在外面，得不得一聲地方阿爹的吩咐，好比得了將軍令一般，一個個都刀出鞘弓上弦的各拿着各的東西，蜂擁着向那溪邊來。蕭地保和湯催頭在後押隊，那秦婆子也連哭帶喊的追上去。

兩個孩子，這一驚非小。男孩見那女孩嚇得面如土色，身體搖晃着只待要倒。他連忙把右手挽了她右臂，左手托了她腰，輕輕款款的道：

——妹妹，不要怕！我們快跑！快跑！

說着就連拖帶抱的繞着那方場南面沒人處奔，一路還遠遠地聽見秦婆子在那邊忘命的亂喊：

——啊！天爺爺！那還或個世界！汪董事就是皇帝，也講個理！——這個浜是我丈夫傳下來的……我們種的田，不光是姓汪的，還有姓齊的。多少田，要緊時，都靠這浜

來出水進水，汪董事不過爲着討了李根大的女兒做小老婆，就幫了他來硬搶我的淚！槍了我的淚，就是斷了我的命！你們要埋界石，除非先活埋了我！你們要紮籬笆，除非先勒死了我！

那時，兩個孩子，已跑過了方場，上了一條田岸。男孩聽見喊得厲害，停了一停步，遠遠望見那婆子已鑽進人堆裏，在他們動手的地方，大哭大鬧的在溪邊打滾。

——那婆子很可憐！……

一句話沒說完，只見那紡紗的丫頭，在方場上跑過來，笑著跪在女孩面前道：

——小姐，我是認得小姐的！我們也種著小姐家的田。汪董事欺負我們阿娘，請小姐回去，求求老太爺，想法子搭救搭救我們苦人！

那女孩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只點了幾點頭，正慌着拉男孩向前走時，忽見遠處橫頭田岸上，來了一個年紀大的老媽，一個年輕的大丫頭，老遠的一齊喊道：

——啊喲！好少爺！好小姐！怎麼三不管跑過到這那來，叫我們好找。

兩個孩子，望見領他們的人來了，七跌八衝的迎上去。

老媽挽住女孩的手，埋怨道：

——小姐，你是個女孩兒，也跟著哥哥在外亂跑，嚇壞了，又是我的晦氣，討你娘的罵。

大丫頭攙著男孩的手道：

——好少爺，只管淘氣罷，老太太等著你換衣裳呢。

大丫頭咕囔著，忽望著晒麥場上向老媽道：

——那邊多少人聲哭喊著，有人在打架嗎？

老媽也抬頭望了一望。兩個孩子正要開口，那個紡紗的丫頭，斜刺裏穿過麥田來，拉住了那老媽，把剛纔的事，又哭訴了一遍，託她轉求老太爺設法。那老媽看了她一眼，笑著道：

——阿林，你倒越長得標緻了。看你的分上，我一定告訴老太爺，你放心回去罷。

那丫頭謝了一聲，忙忙的趕回去看她的娘。這裏老媽丫頭也各領了孩子，向著那獨宅基的巷門走來。

剛剛走到巷門口，女孩子抬頭很驚異的喊道：

——哥哥，你看巷門的屋檐上……

——這兩隻鴿子倒乖，男孩拍著手也喊道，比我們先回來了。

一行四個人，就在這晚靄迷濛中，漸漸地走進巷門，看不見了。

二 元宵

究竟那兩個孩子是誰！一個男的就是魯男子，那個女的叫做齊宛中。

魯男子是個世代書香人家的種子，他生在揚子江南岸濱臨江潮山明水秀的才……城。他的父親是躡躡名場的老名士，名叫魯選，祇爲他爲人正直，地方上不論大小的事經他老人家一開口，大家都服他的公明，所以合城人都尊稱他省公明。他從三十歲上中了個舉人，雖然文名滿天下，交游遍公卿，却是應了七八次會試，那些愛才如命的大總裁，人人都想收這名下士做門生，總是一場春夢名落孫山。太夫人齊氏性急不過，紙好先替他捐了個戶部郎中，總算在摺紳錄上登了一個名姓，做家業的保障。他老人家志高氣硬，不願意去實做那銅臭官兒，幸虧靠着祖傳的千把畝薄田，日子還過得去；把積蓄